

# Jane Eyre

✦ 简·爱 ✦

Charlotte Brontë 夏洛蒂·勃朗特



H319.4

888

:1

2001

# Jane Eyre

+ ✕ 简 · 爱 ✕ +

Charlotte Brontë 夏洛蒂·勃朗特

黄源深 注 释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 / (英)勃朗特著;黄源深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ISBN 7-81080-027-2

I. 简 ... II. ①勃 ... ②黄 ... III. 英语-语言读物,  
小说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67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8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杨自伍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15.5 字数 587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7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027-2 / I · 002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出版说明

为了继承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培养青年学子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2000年起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自林纾以降,经过几代译者的不断努力,西方文学经典已渐为国人接受。改革开放以来,原版文学作品更是源源不断进入我国的校园和课堂。时至今日,我们逐步认识到,那种原本刊行的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满足学子发掘作品蕴涵的人文精神的需要,毕竟其中屡屡出现的外来语和各种典故妨碍了解读过程,而且文学语言本身的难度就不是仅靠一两套语言教材就能克服的阅读障碍,所以几经筹划,凭借学界大力襄助,将洋洋大观的英美文学名著汇编为一套导读详注丛书,奉献给广大热爱文学和学习英语的读者。

我社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先后充分听取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专门约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青年教师参与其事,由他们精心撰写导读文字并加以详备的注释。通过导读和详注这种面貌一新的形式,我们希望读者可以“知人论世”而又含英咀华,了解历代文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蠡测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读者同时可以吸收文学语言的养分,提高文化素养和文学欣赏水平。我们相信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语言习得与培养素质应该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二者不可偏废,这也是我社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由于涉及作品的时间跨度逾三百年,而期间英语语言也在不断地沿革演化,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倘若根据历史阶段陆续推出,未必能够真正有益于青年读者学习英语和领略作品神韵。因此我们将通盘考虑,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推出,这样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有所选择。我们初步计划总数刊行一百种,逐年推出,陆续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出版项目。

我们在这套丛书问世之际,得到学界和读者热情关心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我们精益求精,将丛书出版得更好。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前言

《简·爱》自1847年问世，至今已有152年了。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芒。今天，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在浊浪排空的经济大潮中，仍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读者所珍爱。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生活体验的结晶，从中多少瞧得见作者自己的影子。《简·爱》也一样，其大量细节可以在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经历中得到印证，但《简·爱》决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体小说。作者是把把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融进了一部精心构建、充满想象力的作品。

夏洛蒂·勃朗特出身于1816年英国约克郡索恩托镇的牧师家庭，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姐弟妹一共六个。四岁时举家迁移到一个名叫哈渥斯的小镇，四周是起伏的丘陵、阴湿的沼泽和杂草丛生的荒地。在这个被工业革命所遗忘的角落，人们过着朝不虑夕的生活。夏洛蒂·勃朗特也在这里度过了她短暂的一生中漫长的三十五个年头。

1821年夏洛蒂五岁时母亲去世，留下一大群幼小的孩子。父亲因为经济与精力两俱不足，便不得不在1824年把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姐姐及弟弟送进由慈善机构创办的寄宿学校。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差，加之创办人深信童心向善，需要苛刻的管束和严厉的惩罚来调教，于是人为的冻饿和体罚便成了孩子们惯常的生活。不久，肺病不可遏制地流行起来，夺去了夏洛蒂两个姐姐的生命，父亲赶紧让夏洛蒂和弟弟逃离死亡的魔窟，返回家中。

1831年夏洛蒂进了离家不远的罗赫德寄宿学校。这里的情况截然不同，教师都非常和气，又懂得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夏洛蒂不但学业上很有长进，而且日子也过得十分愉快。虽然她只呆了一年零四个月，但这儿温馨的生活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835年夏洛蒂返回罗赫德任教，两个妹妹艾米莉和安妮跟随读书，抵去部分酬金，三年后离去。1838至1842年，夏洛蒂与妹妹们辗转各地，以当家庭教师为生。但因为这一职业地位低下，薪金微薄，又使姐妹们天各一方，难以相聚，她们便毅然放弃，决心自己创办学校。

1842年夏洛蒂为了获得办学资格,在向来与她们共同生活的姨妈的资助下,赴布鲁塞尔一所学校短期进修德语和法语,同时执教英语,并住进了教师埃热夫妇的家里。埃热的教学才能和正直的为人吸引着她,使她对这位长自己七岁的男子产生了热烈的感情,后为埃热夫人所觉察。夏洛蒂于是终止学业,返回故乡。此后,她还给埃热写过不少表露心迹的信。

夏洛蒂姐妹们虽然热衷于办学,并作了种种准备,但最后依然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父亲的健康江河日下,颇有才气却缺乏自律的弟弟染上了酗酒和吸毒的恶习,沦为废人,而家庭经济的重压又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夏洛蒂和妹妹们开始了写作。

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及安妮的创作才能,虽然同她们各自的天分不无关系,但主要却应归功于在父亲指导下的自学。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原本是个农民,靠了刻苦的自学踏进了剑桥大学的殿堂,并成为那里的优等生,毕业后任过教师和牧师。他知识渊博,好读书,喜写作,出过一部诗集。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常常聚在一起,如饥似渴地读书、绘画和写作。书本启开了她们的心扉,提高了她们的修养;多难的生活使她们早熟,善于洞察世情;独特的阅历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源泉;锲而不舍的文字操练又使写作技艺日趋精湛。于是当她们的创作热情喷薄而出的时候,世界文学史上便奇迹似地在同一年、同一个家庭里诞生了三部传世之作:夏洛蒂的《简·爱》(1847)、艾米莉的《呼啸山庄》(1847)和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1847)。

除《简·爱》外,夏洛蒂还创作了《雪莉》(1849),其中写到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十九世纪工人,把自己的怨恨转向机器,展开了破坏运动;《维莱特》(1853),一部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更为成熟的作品,取材于作者在布鲁塞尔的经历,刻画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教师》(1857),描写一个以教书为业的少女,经历种种挫折,备尝生活的苦难。

上帝似乎毫不吝啬地塑造了这个天才之家,又似乎急不可耐地向他们伸出了毁灭之手。他们的才情刚为世人所认识,便一个个流星似地消失了。先是1848年9月多才多艺的弟弟夭折。随之,撰写不朽之作《呼啸山庄》的艾米莉于同年12月亡故。接着,次年5月另一个妹妹安妮离世。五年后的1854年,夏洛蒂与时任副牧师的尼古拉斯成婚,却在几个月后散步时遇雨得病,于1855年3月31日故去,年仅

39岁。这些才华横溢的儿女们，都无一例外地先于父亲在人生的黄金时代离开了世间。惜乎，勃朗特姐妹！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成长在一个经济困顿、多灾多难的家庭；居住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穷乡僻壤；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势头正健，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代。这些都给她的小说创作打上了可见的烙印。

《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生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生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

命运把简·爱抛掷到了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存环境。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兄的侮辱与毒打，以及势利的佣人们的为虎作伥，并没有使她屈服。相反，她以弱小的身躯，作了令对手们胆战心惊的抗争，直至被逐出无她容身之地的盖茨赫德。

她随后在罗沃德寄宿学校的生活，是以肉体上的受罚和心灵上的被摧残开始的。学校的施主布罗克赫斯特不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诋毁她，而且把她置于耻辱台上示众。但她从同样受辱的海伦那里获得了一种内在力量，变得格外刚强。她没有在屈辱中沉沦，而是不断奋发进取，结果不但学习上飞速进步，而且也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她像一棵顶风冒雪的小树，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

她一踏进桑菲尔德便卷入了爱情的漩涡。在爱情问题上她同样不亢不卑，始终保持着个人的尊严。尽管英格拉姆小姐是大家闺秀，态度又很傲慢，说话咄咄逼人，但简·爱总是从容面对，不失尊严。她同罗切斯特的地位更为悬殊，一个是有钱的雇主和老爷，一个是并不比仆人好多少的家庭教师，但她从来认为他们是平等的，所以敢于对着罗切斯特说：“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充实！……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当罗切斯特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立刻回答说“你的尊重。而我也报之以我的尊重，这样这笔债就两清了。”的确，简·爱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在罗切斯特面前，她显得分外高大，以致于在精神上两者的位置正好颠倒了过来，也使罗切斯特感到自惭形秽，同时对她肃然起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正因为罗切斯特无视世

俗的藩篱,超过阶级的鸿沟,真心地爱着她,她才接受了他的爱,并同意与他结婚。但一旦发现罗切斯特已婚,而且家有结发妻子,她出于自尊自重,不顾罗切斯特再三挽留和恳求,毫不犹豫地离她心上人而去。她的爱情观不掺和杂念,她不做金钱的奴隶,不作他人的附庸,她永远是独立的。在她看来,羁绊是爱的坟墓。

正因为她始终渴望自由,所以尽管圣·约翰是她离开桑菲尔德后危难中的救命恩人,品行端正,很有抱负,又拼命追求她,但由于“仅以这样的身份依附他,我常常会感到痛苦,我的肉体将会置于紧紧的枷锁之中……”“……做他的妻子……永远受到束缚……这简直难以忍受”,她终于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她觉得自由高于一切。

最后,当她得知罗切斯特在大火中为拯救发疯的妻子而不幸双目失明,躯体严重致残,丧失独立生活能力,而同时又妻亡财毁时,她以全身心的爱投入了曾被她断然拒绝的罗切斯特的怀抱。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只想着付出,不要求回报。

#### IV

简·爱身上所表现出的追求自由、平等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信念和举动,其实反映了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贵族阶级凭借出身和世袭的财产而居于社会阶梯的顶端。虽然,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整个英国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贵族阶级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但贵族们仍借用等级观念的法宝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定位。经济上日渐强大的资产阶级,要确立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就必须冲破旧有的等级观念,证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将自由、平等视若生命的简·爱,完全不同于柔顺、端庄、贤慧而多半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性形象,她最鲜明的个性是反叛,她的抗争和叛逆,是对传统观念所发起的挑战。作者的思想倾向也非常明确,对旧价值观念的攻击十分犀利。她通过揭示罗沃德慈善学校的种种不慈善行为,以及声称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上帝的圣·约翰内心深处所隐藏着的极端自私,撕碎了宗教和教会的假面具。此外,还以刻意安排的桑菲尔德的一次贵族聚会,集中暴露了贵族们狭隘、浅薄、无知、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通病,将其与平民出身的简·爱的大方、宽容、聪颖、谦逊、好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连对诞生于贵族世家的男主人公,作者也并没有吝嗇手中的鞭子,罗切斯特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沉沦和腐朽,通过一次次的自责和忏悔,受到了沉重的鞭挞,最后,他只有从与简·爱的交往中才获得了新生。可以这样说,《简·爱》以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为载体,塑造了一



个体现新兴阶级的某些要求的女性形象,折射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

《简·爱》的结构是一种《神曲》式的艺术构架。简·爱经历了地狱(盖茨赫德和罗沃德)的烤炙,炼狱(桑菲尔德和沼泽地)的净化,最后到达了大彻大悟的天国这一理想境界(与罗切斯特结合并诞生了象征新生的下一代)。在《神曲》中,但丁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引领着游历地狱和炼狱,而简·爱则是受命运的驱遣,被动地走完了这艰难的历程。

作者运用渲染气氛、恶梦、幻觉、预感来营造地狱的氛围,构筑寓言式的环境。在盖茨赫德,简·爱从书中读到了“死白色的地域”、“孤寂的墓地”、“鬼怪”、“魔鬼”、“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从生活中感受到了“阴森森的祭奠气氛”,看到了时隐时现的“幽灵”,而压抑可怖、令人毛骨悚然的“红房子”则几乎成了地狱的化身。在罗沃德,“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散发着“死亡的恶臭”,对简·爱来说,无疑是刚跳出火坑,又被投进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地狱。在桑菲尔德,疯女人像鬼魂一样频频出现,狂风骤雨不断袭击桑宅,不可思议的事一桩接一桩发生。简·爱一会儿听到鬼哭狼嚎般的吼叫;一会儿看到莫名其妙地燃起了熊熊大火;一会儿做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噩梦;一会儿产生了可怖的幻觉和种种不祥的预感,地狱般的神秘阴森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桑菲尔德。

在作者所营造的“地狱”里,主人公简·爱受到了狱火的煎熬。在盖茨赫德府,她遭到表兄里德的毒打和周围人的白眼,被幽禁在红房子里心灵受到极大的折磨;在疫病蔓延的罗沃德,她受冻挨饿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又被当众斥为邪恶的化身,肉体 and 心灵同时受到磨炼。经历了这番人生的考验后,简·爱渐渐地走向成熟,性格变得更为坚强,这就为她在桑菲尔德经受狱火的考验作好了准备,使她在英格拉姆小姐的挑战、罗切斯特的拷问、疯女人的威胁面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主人公简·爱便走完了人生的地狱和炼狱的历程。

小说的最后部分,简·爱像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李尔王一样,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而罗切斯特则在一场象征着脱胎换骨、尽除旧恶的大火中获得了新生,两人同在上帝的召唤之下,走到了一起,进入了真理和至善的境界,也就是理想中的天国。

为了赋予一部普通的爱情题材小说以经典意义和神话的内涵,作

者反复引用圣经、神话、史诗、古典名著、历史典故和莎士比亚等典籍。其中圣经典故多达四十多处,遍布全书各个部分;援引莎士比亚戏剧有十多处,涉及《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暴风雨》、《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亨利四世》等八个剧本。此外还援引了弥尔顿、司各特、蒲柏、托马斯·穆尔的诗歌、鲍芒特和弗莱彻合著的剧本《傲慢的贵妇人》、哥尔斯密的《世界史》、神话传奇故事《一千零一夜》等。这些典籍的引用,一方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如读者可以从罗切斯特对莎士比亚的反复引述中,看出这个人物并不像小说问世时某些评论家所指责的那样是个粗鄙的“恶棍”,而是一个误入歧途却富有教养和情操的贵族(不然他最后的改邪归正也就显得勉强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厚度,丰富了它内在的意蕴,使其更具经典的价值。

这部小说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富有激情和诗意。撰写《夏洛蒂·勃朗特传》的盖斯凯尔夫人曾不无感慨地赞叹作者“有着什么样的热情,什么样的烈火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个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人,不顾一切地追求着简·爱。而女主人公简·爱虽然柔弱矮小,却性格独立,自有主见,对谁都敢于说不。于是两人不免发生思想和情感的冲撞,从而迸发出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反过来又使爱情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男女双方都用诗的话语来表达各自的激情,他们抒发心迹的对话其实就是诗,显得那么热烈、那么浪漫、那么打动人心,那么富有魅力,这也许就是 152 年来《简·爱》始终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令他们为主人公的厄运唏嘘,也为她的幸福畅笑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简·爱》也有不足之处。书中过多的巧合不但有媚俗之嫌,而且也易导致小说失真。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感的表达过于夸张,不免显得有些矫情。但《简·爱》毕竟还是读者所喜爱的《简·爱》。

黄源深

1999 年 9 月

## PREFACE

A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Jane Eyre* being unnecessary, I gave none; this second edition demands a few words both of acknowledgment and miscellaneous remark.

My thanks are due in three quarters.

To the Public, for the indulgent ear it has inclined to a plain tale with few pretensions.<sup>①</sup>

To the Press, for the fair field its honest suffrage<sup>②</sup> has opened to an obscure aspirant.<sup>③</sup>

To my Publishers, for the aid their tact, their energy, their practical sense and frank liberality<sup>④</sup> have afforded an unknown and unrecommended Author.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are but vague personifications for me, and I must thank them in vague terms; but my Publishers are definite; so are certain generous critics who have encouraged me as only large-hearted and high-minded men know how to encourage a struggling stranger; to them, *i. e.*, to my Publishers and the select Reviewers, I say cordially, Gentlemen, I thank you from my heart.

Having thus acknowledged what I owe those who have aided and improved me, I turn to another class; a small one, so far as I know, but not, therefore, to be overlooked. I mean the timorous or carping<sup>⑤</sup> few who doubt the tendency of such books as *Jane Eyre*; in whose eyes whatever is unusual is wrong; whose ears detect in each protest against bigotry<sup>⑥</sup>—that parent of crime—an insult to piety, that regent of God on earth.<sup>⑦</sup> I would suggest to such doubters certain obvious distinctions; I would remind them of certain simple truths.

Conventionality is not morality. Self-righteousness<sup>⑧</sup> is not religion. To attack the first is not to assail the last. To pluck the mask from the face of

① ... has inclined ... pretensions: 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② honest suffrage: 真诚的赞许 ③ obscure aspirant: 无名的追求者 ④ frank liberality: 坦率慷慨 ⑤ timorous or carping: 谨小慎微、吹毛求疵 ⑥ bigotry: 偏执 ⑦ that regent of God on earth: 上帝在世间的摄政王, 这里是比喻手法, 指 piety ⑧ Self-righteousness: 独善其身

the Pharisee,<sup>①</sup> is not to lift an impious hand to the Crown of Thorns.<sup>②</sup>

These things and deed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they are as distinct as is vice from virtue. Men too often confound them; they should not be confounded; appearance should not be mistaken for truth; narrow human doctrines, that only tend to elate and magnify a few, should not be substituted for the world-redeeming creed of Christ.<sup>③</sup> There is — I repeat it — a difference; and it is a good, and not a bad action to mark broadly and clearly the line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m.

The world may not like to see these ideas dissevered, for it has been accustomed to blend them; finding it convenient to make external show pass for sterling worth — to let white-washed walls vouch for clean shrines.<sup>④</sup> It may hate him who dares to scrutinise and expose — to rase the gilding, and show base metal under it — to penetrate the sepulchre, and reveal charnel relics;<sup>⑤</sup> but hate as it will, it is indebted to him.

Ahab did not like Micaiah, because he never prophesied good concerning him, but evil;<sup>⑥</sup> probably he liked the sycophant son of Chenaanah<sup>⑦</sup> better; yet might Ahab have escaped a bloody death, had he but stopped his ears to flattery, and opened them to faithful counsel.

## II

There is a man in our own days whose words are not framed to tickle delicate ears; who, to my thinking, comes before the great ones of society, much as the son of Imlah<sup>⑧</sup> came before the throned Kings of Judah and Israel;<sup>⑨</sup> and who speaks truth as deep, with a power as prophet-like and as vital — a mien as dauntless and as daring.<sup>⑩</sup> Is the satirist<sup>⑪</sup> of *Vanity Fair* admired in high places? I cannot tell; but I think if some of those amongst whom he hurls the Greek fire<sup>⑫</sup> of his sarcasm, and over whom he flashes the levin-brand<sup>⑬</sup> of his denunciation, were to take his warnings in time — they or their seed might yet escape a fatal Ramoth-Gilead.<sup>⑭</sup>

① Pharisee: 法利塞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的成员, 标榜信守传统教义, 自认为圣洁。基督教《圣经》中称其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 Crown of Thorns: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 有人“用荆棘编作冠冕, 戴在他头上”, 戏弄他 ③ the world-redeeming ... Christ: 基督教世的信条 ④ to make ... worth: 把表面的华丽当作内在的实价 to let ... clean shrines: 以雪白的墙壁来证实神殿的圣洁 ⑤ to rase ... charnel relics: 刮去表面的涂金, 暴露底下的劣质金属, 深入墓穴昭示尸骨 ⑥ Ahab ... but evil: 是《圣经·旧约·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第八节, 以色列王亚哈说: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吉话, 单说凶言” ⑦ son of Chenaanah: 基拿拿的儿子, 预言家, 《圣经》中人物, 曾迎合以色列王亚哈, 胡报吉兆, 致使 Ahab 兵败身亡 ⑧ Imlah: 音拉, 《圣经》中人物 ⑨ Kings of Judah and Israel: 犹太和以色列诸王 ⑩ a mien as dauntless and as daring: 大无畏风度 ⑪ the satirist: 指 *Vanity Fair* 作者萨克雷 ⑫ Greek fire: 旧时海战中用的燃烧剂, 为希腊人所首创 ⑬ levin-brand: 电光 ⑭ ... they or their seed might yet ... Ramoth-Gilead: 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们, 也许能逃脱基列的拉末的灭顶之灾

Why have I alluded to this man? I have alluded to him, Reader, because I think I see in him an intellect profounder and more unique than his contemporaries have yet recognised; because I regard him as the first social regenerator of the day — as the very master of that working corps who would restore to rectitude the warped system of things;<sup>①</sup> because I think no commentator on his writings has yet found the comparison that suits him, the terms which rightly characterise his talent. They say he is like Fielding: they talk of his wit, humour, comic powers. He resembles Fielding as an eagle does a vulture; Fielding could stoop on carrion, but Thackeray never does. His wit is bright, his humour attractive, but both bear the same relation to his serious genius that the mere lambent sheet-lightning playing under the edge of the summer-cloud does to the electric death-spark hid in its womb.<sup>②</sup> Finally, I have alluded to Mr. Thackeray, because to him — if he will accept the tribute of a total stranger — I have dedicated this second edition of *Jane Eyre*.

### CURRER BELL.<sup>③</sup>

December 21st, 1847.

III

---

① as the very master ... of things: 视为一群纠正扭曲的世相的志士仁人之当然首领

② His wit is ... in its womb: 他的机智是突出的, 他的幽默是迷人的, 但两者与他严肃的才华的关系, 就像嬉耍于夏云边缘的阵阵闪电与潜藏于云层足以致死的电火花之间的关系

③ Currer Bell: Charlotte Brontë 发表 *Jane Eyre* 时所用的笔名

## NOTE TO THE THIRD EDITION

I AVAIL myself of the opportunity which a third edition of *Jane Eyre* affords me, of again addressing a word to the Public, to explain that my claim to the title of novelist rests on this one work alone. If, therefore, the authorship of other works of fiction has been attributed to me, an honour is awarded where it is not merited; and consequently, denied where it is justly due. ①

This explanation will serve to rectify mistakes which may already have been made, and to prevent future errors. ②

CURRER BELL.

April 13th, 1848.

v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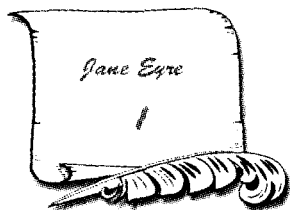
① an honour ... where it is justly due: 把荣誉授与了不该得的人,而剥夺了该得的人的权利 ② This explanation ... errors: 因为当时有人误以为勃朗特三姐妹各自推出的三部小说均为夏洛蒂·勃朗特所作

## CONTENTS

CHAPTER I .....	1
CHAPTER II .....	7
CHAPTER III .....	14
CHAPTER IV .....	23
CHAPTER V .....	37
CHAPTER VI .....	50
CHAPTER VII .....	58
CHAPTER VIII .....	67
CHAPTER IX .....	75
CHAPTER X .....	83
CHAPTER XI .....	94
CHAPTER XII .....	110
CHAPTER XIII .....	121
CHAPTER XIV .....	133
CHAPTER XV .....	146
CHAPTER XVI .....	158
CHAPTER XVII .....	168
CHAPTER XVIII .....	188
CHAPTER XIX .....	203
CHAPTER XX .....	214
CHAPTER XXI .....	229
CHAPTER XXII .....	251
CHAPTER XXIII .....	258
CHAPTER XXIV .....	269
CHAPTER XXV .....	288

CHAPTER XXVI .....	300
CHAPTER XXVII .....	311
CHAPTER XXVIII .....	337
CHAPTER XXIX .....	354
CHAPTER XXX .....	366
CHAPTER XXXI .....	376
CHAPTER XXXII .....	384
CHAPTER XXXIII .....	396
CHAPTER XXXIV .....	409
CHAPTER XXXV .....	431
CHAPTER XXXVI .....	442
CHAPTER XXXVII .....	452
CHAPTER XXXVIII .....	472





**T**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Mrs. Reed,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 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and a rain so penetrating,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now out of the question.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The said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were now clustered round their mama in the drawing-room; she lay reclined on a sofa by the fireside, and with her darlings about her (for the time neither quarrelling nor crying) looked perfectly happy. Me, she had dispensed from joining the group<sup>①</sup>; saying, 'She regretted to be under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me at a distance; but that until she heard from Bessie, and could discover by her own observation, that I was endeavouring in good earnest to acquire a more sociable and childlike disposition, a more attractive and sprightly manner — something lighter, franker, more natural, as it were<sup>②</sup>— she really must exclude me from privileges intended only for contented, happy, little children.'

'What does Bessie say I have done?' I asked.

'Jane, I don't like cavillers<sup>③</sup> or questioners; besides, there is something truly forbidding in a child taking up her elders in that manner. Be seated somewhere; and until you can speak pleasantly, remain silent.'

A small breakfast-room adjoined the drawing-room, I slipped in there. It contained a bookcase; I soon possessed myself of a volume, taking care that it should be one stored with pictures. I mounted into the window-seat; gathering up my feet, I sat cross-legged, like a Turk; and, having drawn the

① Me, she had ... the group: 她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了

② as it were: 可以说

③ caviller: 吹毛求疵者